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秘密花园

MI MI HUA YUAN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青少版

[美]弗·霍·伯内特 / 著 刘国枝 胡雪飞 / 译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推荐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他跪下来,用刀将这根看上去毫无生气的枝条在离地面不远处切断。

“你瞧!”他欣喜若狂地说,“我说的没错吧!这里面还有绿色,你快看。”

玛丽不等他开口,就已经跪了下来,使劲地看着。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秘密花园

MiMiHua Yuan



[英]弗·霍·伯内特/著

刘国枝 胡雪飞/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花园 / (美) 弗·霍·伯内特 著 刘国枝、胡雪飞 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5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6518—4

I. 秘… II. ①弗…②刘…③胡…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缩写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1358号

责任编辑: 方莹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新奇遇文化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安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3.25 插页: 6页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45千字

定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大约一百年前的一个下午，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在布置自家花园时，突然灵感勃发，写下了一个充满童心的故事，随即这本小书就成为英语国家最受欢迎的童年读物之一。它先后十几次被改编成话剧、音乐剧、电影、电视、卡通片等，以不同的媒介形式感动着一个世纪以来的读者。这就是女作家弗朗西丝和她的《秘密花园》带给我们的奇迹。

神秘的米瑟尔斯韦特庄园有一百多个奇奇怪怪的房间，里面住着一位孤僻的娇小姐，一位暴躁的小少爷，有一天，这位闲得无聊的娇小姐，突然找到了那个传说中十年未开启的秘密花园……接着，娇小姐不再孤僻了，暴躁的少爷也不再生病发脾气了，“动物魔法师”还带来了知更鸟、狐狸、乌鸦。他们探索着大自然的魔法，做着“灵力”实验，他们在这个秘密花园里成为了全世界最好的朋友，所有的阴霾都过去了，一切都变得那么积极美好。

书中刻画了几个个性特别鲜明的小朋友，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心结，有着自己的小秘密，他们有着独生子女的优缺点，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但庆幸的是，所有的答案和结局都是温暖的。

玛丽小姐本来是一个自私刁蛮、性情暴戾的小姑娘，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使她失去了双亲，于是被送到米瑟尔斯韦特庄园投靠姑父克雷文先生。可是姑父却常年旅居国外，而表弟科林则体弱多病，并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举止怪僻，脾气暴躁。孤独而百无聊赖的玛丽无意中在泥土里找到一把钥匙，并



在知更鸟的引领下发现一扇隐秘的小门，从而找到了十年未开启的秘密花园。这是一个充满神奇魔力的花园，玛丽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它，并结识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位朋友迪肯。

与玛丽相反，迪肯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他活泼健康，把荒原上的一切生灵都视作朋友，凡事在他那里都是那么阳光向上的。他的博爱不仅赢得了小动物的信任，也教会了玛丽和柯林如何才能拥有一颗爱心。

科林则是一位自卑自弃、脾气古怪的小少爷，他总觉得自己的背上会长包，会变成一个驼背，而且不久就会死去的，因此他总是歇斯底里地大发脾气，所有的佣人都很怕他。然而，当他遇到玛丽和迪肯，并鼓起勇气去了秘密花园后，大自然的魔法也改变了他。在神奇的自然中，美丽的阳光下，玛丽和科林不仅变得体格健壮，还完善了自己的心智，各自的性格缺陷不治而愈，成长为与迪肯一样聪慧善良、朝气蓬勃的可爱少年。

自然、爱与人性的主题，使得《秘密花园》成为一份永不过期的心灵鸡汤，一部充满魔法的儿童心灵读物。



目 录

Contents

1	一个人都没有了	1
2	玛丽小姐真别扭	6
3	越过旷野	13
4	玛莎	16
5	走廊里的哭声	30
6	“有人在哭真的！”	35
7	花园的钥匙	41
8	领路的知更鸟	46
9	世界上最古怪的宅子	52
10	迪肯	60
11	画眉鸟的窝	69
12	“我可不可以要一小块地？”	77
13	“我是科林”	85
14	小王爷	97
15	筑窝	107
16	“我偏不来！”玛丽说	116
17	大发脾气	122
18	“你得尽量快点儿”	128
19	“它来了！”	134
20	“我要永——永——远——远——地活下去！”	143
21	本·威瑟斯塔夫	150
22	太阳落山的时候	158
23	灵力	163
24	“让他们笑吧”	173
25	帘子	183



26	“是妈妈！”	187
27	在花园里	194



1 一个人都没有了

当玛丽·雷诺克斯被送到米瑟尔斯韦特庄园来投靠她姑父时,大家都说,他们是所见过的脸相最难看的孩子。这话没错。她的小脸很瘦,小身子也很瘦,浅色的头发稀稀拉拉的,还一副满不高兴的样子。她的头发很黄,脸色也很黄,因为她出生在印度,而且总是体弱多病。

她爸爸以前为英国政府工作,总是忙个不停,自己也经常生病。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心里装的只有宴会以及与那些出入于社交场上的人一起纵情享乐。她根本就没想要个女儿,所以玛丽出生后,就被交给奶妈照看。奶妈明白,如果能让夫人高兴,就必须尽量让孩子远离夫人的视线。所以,当她还是一个多病、烦躁、长相丑陋的小宝宝时,她就被带得远远的;当她长成一个多病、烦躁、蹒跚学步的小丫头时,还是被带得远远的。在她的记忆中,她经常见到的只有奶妈和其他土著仆人的黑面孔。如果她的哭声打扰了夫人,夫人就会发脾气,所以,奶妈和仆人们总是对她百依百顺,什么事情都由着她的性子。结果到六岁时,她成了一个举世罕见的刁蛮自私的小猪猡。有位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来教她读书写字,由于太不喜欢她,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其他的家庭教师想填补这个位置,却比第一位走得更快。因此,如果不是玛丽自己真的想学会读书的话,她肯定连一个字都不认识。

她九岁左右的一天早晨,天气热得可怕,她一觉醒来时,感



到非常烦躁,当看到站在床边的仆人不是奶妈时,便更加烦躁了。

“你来干什么?”她对那个陌生的女人说,“我不要你待在这儿,去叫我奶妈来。”那女人显得非常害怕,但只是支支吾吾地说,奶妈来不了。当玛丽大发脾气,对她又打又踢时,她只是显得更加害怕,并再一次说,奶妈不可能到小姐这儿来。

那天早晨的气氛有些异常。所有的事情都乱套了,有几个土著仆人似乎已经失踪,而玛丽看见的那几个仆人则慌慌张张地走来走去,一个个面如死灰,神情惊恐。但是,谁也不愿意告诉她任何事情,奶妈也没有来。早晨渐渐过去,她一直被撇在一边,最后,她漫无目的地出了门,来到花园里,在阳台边的一棵树下自己玩了起来。她假装在做一个花坛,把大朵的红色木槿花插在一个个小土堆上,一边在心里越来越生气,口里还自言自语地咕哝着,等奶妈回来时该怎么教训她和怎么骂她。

“猪猡!猪猡!猪猡养的!”她骂道,因为把当地人骂作猪猡是最恶毒的话。她正咬牙切齿,一遍又一遍地这样骂着时,突然听到她妈妈和一个人一起来到了阳台上。她身边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们站在那儿,轻轻地说着什么,声音很奇怪。玛丽认识那个漂亮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就像个大男孩。她听说他是年轻的军官,刚从英国来到这里。孩子打量着他,但更主要是盯着她妈妈。只要有机会见到她,她就总是这样,因为夫人——玛丽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称呼她——是那么修长,那么苗条,那么美丽,她穿的衣服是那么漂亮。她的头发就像卷曲的绸缎,她的鼻子小巧精致,似乎对什么都不屑一顾,而且她有一双笑吟吟的大眼睛。可她的眼睛却没有丝毫笑意,它们很大,很恐惧,正六神无主地看着那个漂亮的年轻军官的脸。

“有那么糟吗?哦,是吗?”玛丽听见她说。

“糟透了,”年轻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糟透了,雷诺克斯夫人。两周前您就该躲到山里去的。”

夫人绞着双手。“哦，我知道我该去的！”她叫道，“我之所以留下来，只是为了参加那场愚蠢的宴会。我真是个傻瓜！”

就在这时，从仆人的住处传来一阵嚎啕痛哭，她不由得紧紧抓住年轻人的胳膊，玛丽站在那儿，从头到脚哆嗦起来。哭声越来越大。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雷诺克斯夫人倒抽了一口气。

“有人死了，”年轻的军官回答，“您可没有说它已经在您的仆人中爆发了。”

“我也不知道！”夫人叫道，“跟我来！快跟我来！”说完，她转身奔进屋里。随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于是有人向玛丽解释了早晨气氛异常的原因。最严重的霍乱爆发了，人们像苍蝇一般死去。奶妈在晚上染了病，刚才仆人们在小屋里痛哭，就是因为她刚刚死去。不到第二天，又死了三个仆人，而其他人则仓皇而逃。到处都惊恐万状，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在不断死去。

第二天，人们乱成一团，不知所措，玛丽则藏在儿童室里，被所有的人忘到了脑后。没有人想起她，也没有人想要她，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而她却一无所知。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玛丽哭一阵，睡一阵。她只知道人们病了，她听到了神秘而可怕的声音。有一次，她溜进餐厅，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虽然桌上还摆着吃了一半的饭菜，椅子和盘盏看上去就像被匆忙地推回原位，仿佛吃饭的人出于某种原因突然起身离座。她吃了些水果和饼干，因为口渴，又端起旁边的几乎一杯酒喝了下去。酒带有一股甜味，她不知道它有多厉害。过了片刻，这酒就让她昏昏欲睡，她回到儿童室，刚才听到的小屋里的哭声和那匆匆忙忙的脚步声使她心惊胆战，于是她又把自己关了起来。那杯酒使她困极了，她的眼睛无法睁开，她在床上躺了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她沉沉睡去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那一阵阵哭



声以及屋子里有什么东西拾进拾出的声音，丝毫没有打扰到她。

醒来后，她躺在床上，看着墙壁。整幢房子一片寂静，她以前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寂静。她既听不到说话声，也听不到脚步声，心里不禁纳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安然挨过了霍乱，所有的麻烦是不是已经过去。她还想，如今奶妈死了，不知道谁会来照料她。会来一个新奶妈，也许她会听到一些新故事。那些老故事玛丽早都听腻了。她并没有因为奶妈死了而哭泣，她不是个感情细腻的孩子，也从来没怎么关心过别人。由于霍乱而引起的吵闹声、脚步声和痛哭声让她受了惊吓，而且她很生气，因为大家似乎都忘了她还活着。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因此，谁也不会想起一个没人喜欢的小姑娘。霍乱发生的时候，人们除了自己之外，似乎不会想到任何别的事情。不过，如果大家又好了起来，就一定会有人想起她，然后来找她。

但是，没有任何人来，她躺在床上等着，房子似乎变得越来越安静。她听见地毯上有什么东西在“沙沙”作响，她低头一看，发现有条小蛇一边慢慢滑行，一边用宝石般的眼睛看着她。她并不害怕，因为那是个没有害处的小东西，不会伤害到她，而且它似乎想尽快离开房间。她看着它从门底下溜了出去。

“太奇怪太安静了，”她说，“听起来好像除了我和那条蛇，这房子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话音刚落，她就听到有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接着来到了阳台。那是几个男人的脚步声，他们走进室内，一边小声交谈着。没有人去迎接他们或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似乎在打开房门，查看一个个房间。

“太惨了！”她听到一个声音说，“那个漂亮绝顶的女人！我想孩子也一样。我听说有个孩子，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她。”

几分钟后，当他们推开儿童室的房门时，玛丽正在房间中央。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样子丑陋、满脸不高兴的小东西，而且皱着眉头，因为她开始觉得饿了，觉得别人忽略了她，未免太不像话。最



先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她曾见到他跟她父亲说过话。他显得疲惫而难过，可是一眼看到她时，不禁大吃一惊，差点儿又跳了出去。

“巴尼！”他大声叫道，“这儿有个孩子！只有她一个人！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上帝保佑，她是谁啊？”

“我是玛丽·雷诺克斯。”小姑娘说，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她觉得那个人太无礼了，竟然把她父亲的房子说成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大家得霍乱时，我睡着了，刚刚才醒来。为什么没有人来？”

“这就是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孩子！”那人转向他的同伴，惊叫道，“她居然被人忘了！”

“我为什么被人忘了？”玛丽跺着脚说，“为什么没有人来？”

名叫巴尼的年轻人悲伤地看着她，玛丽甚至觉得看见他眨眼睛，似乎想把眼泪挤回去。“可怜的小家伙！”他说，“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了，所以来不了。”

玛丽就是以这种奇怪而突如其来的方式，发现自己既没有了爸爸，也没有了妈妈，他们晚上就死了，被抬了出去，而剩下的几个没有死的土著仆人也飞一般地逃离了这幢房子，谁也没有想起这里还有一位小姐。正因为这样，这里才一片寂静。

的确，除了她自己 and 那条“沙沙”滑动的小蛇之外，这房子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

2 玛丽小姐真别扭

玛丽最开始是被送到英国牧师家里，她知道自己不会待在这儿。她不想待在这儿。英国牧师很穷，有五个差不多一般大的孩子，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总是相互争吵或抢夺玩具。玛丽讨厌他们家乱糟糟的房子，而且对他们很不友好，没过一两天，就没有人愿意跟她玩了。到第二天，他们就给她取了一个气得她火冒三丈的绰号。

是贝西尔最先想到的。贝西尔是个小家伙，长着一双无礼的蓝眼睛和一只朝天鼻，玛丽很讨厌他。她当时正一个人在树底下玩，就像霍乱爆发的那天一样。她正在为一个花园堆土堆和建小路，这时，贝西尔走了过来，站在一旁看着她。过了一会儿，他也兴趣大发，就突然提了一个建议。

“你干吗不在那儿堆一些石头，假装是一座假山？”他说，“就在那中间。”说着，他还在她身边弯下身子指给她看。

“走开！”玛丽叫道，“我不要男孩子。走开！”

一时间，贝西尔好像很生气，接着就挖苦起她来。他总是挖苦他的妹妹们。他围着她手舞足蹈，挤眉弄眼，又唱又笑。

玛丽小姐真别扭，
你的花园种啥来？
银风铃儿海扇壳，
金盏草儿排成排。

他不停地唱着，其他的孩子全都听见了，跟着笑了起来。玛丽越生气，他们就将“玛丽小姐真别扭”唱得越起劲。从那时起直到她离开他们家，他们相互之间只要一提到她，就称她为“玛丽小姐真别扭”，跟她讲话时也常常这样叫她。

“要把你送回家去，”贝西尔对她说，“就在这个周末，我们对此可高兴了。”

“我也很高兴。”玛丽回答道，“家在哪儿呢？”

“她不知道家在哪儿！”贝西尔叫了起来，露出一个七岁孩子的不屑，“当然是英国了。我们的奶奶住在那儿，我们的姐姐梅布尔去年送到她那儿去了。你可不是去你奶奶那儿，你没有奶奶。你要去你姑父那儿，他是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玛丽没好气地说。

“我知道你不知道，”贝西尔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女孩子都是这样。我听到爸妈谈起过他。他住在乡下一幢很大、很冷清的老宅子里，没有人接近他。他脾气很坏，不让别人接近，不过就算他让别人接近，也没有人愿意去。他是个驼背，很吓人。”

“我不相信你的话。”玛丽说。她转过身去，用手指塞住耳朵，因为她再也不想听下去了。

但随后，她就不断地想着这件事。那天晚上，当克劳福德夫人告诉她，几天后她将坐船去英国，到她姑父也就是米瑟尔斯韦特庄园的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家去时，她显出一副无动于衷、满不在乎的样子，让他们不知道该对她怎么想。他们想对她友好，但是，当克劳福德夫人想吻她时，她却把脸扭到一边，而克劳福德先生拍拍她的肩膀时，她却全身直挺挺的。

在一位军官妻子的照料下，玛丽踏上了去英国的漫长航程，军官妻子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准备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她非常关心自己的一双小儿女，所以，见到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派到伦敦来跟她见面的女人时，便高高兴兴地把玛丽交给了她。



那女人是米瑟尔斯韦特庄园的女管家，名叫梅德洛克太太。她又矮又胖，脸色红润，一双黑眼睛非常敏锐。她穿着深紫色的裙子，黑色的丝斗篷上有乌黑的镶边，黑帽子上插着紫色的丝绒花，每当她的头扭动时，花就跟着颤动。

玛丽一点儿也不喜欢她，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因为她几乎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再说，梅德洛克太太对她也没什么好感。

“天啊！这小东西这么不起眼！”她说，“而我们却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她的美貌可没怎么遗传下来，是吧，夫人？”

“等长大了，她也许会漂亮一些。”军官的妻子和善地说，“如果不是脸色蜡黄、愁眉苦脸，她的五官倒是很端正。孩子们的变化总是很大的。”

“那她可得好好变一变才行！”梅德洛克太太答道，“不过，要我说的话，在米瑟尔斯韦特，可没有什么能让孩子们变好的东西！”

她们这会儿已经进了一家私人旅馆，玛丽站在与她们隔得有点远的窗户边，所以她们以为她没有听到。她眼睛看着外面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耳朵里却听得清清楚楚，不禁对她姑父以及他住的地方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驼背是什么？她从来没有见过驼背。也许印度没有驼背吧。

由于一直住在别人家里，又没有奶妈，她开始觉得孤单了，产生了一些从未有过的奇思怪想。她开始寻思，为什么自己似乎从来就不属于任何人，即使父母在世时也是这样。别的孩子似乎都属于自己的父母，而她却似乎从来不曾真正是什么人的小女儿。她有过仆人，而且有吃有穿，但是没有人关注过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自己不讨人喜欢。不过话说回来，她当然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她常常以为是别人不好，却不知道自己就是这样。

在她看来，梅德洛克太太相貌平平，长着一张大红脸，头上

的帽子式样普通但质地讲究，是她所见过的最讨厌的人。第二天，她们起程去约克郡，当她在火车站里朝车厢走去时，她昂着头，尽可能地与梅德洛克太太保持距离，因为她不想别人以为自己属于她。想到别人把自己想成是她的小女儿，她就不高兴。

可是，梅德洛克太太丝毫都不在乎她以及她的那些想法。她是那种“不允许小家伙胡闹”的女人。她并不愿意到伦敦来，因为她妹妹玛利亚的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但她是米瑟尔斯韦特庄园的管家，这是一份舒适而且薪水很高的工作，要想保住这份工作，她只能不容分说地听从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的吩咐。她甚至从来不敢发问。

“雷诺克斯上尉和他妻子得霍乱死了。”克雷文先生三言两语、不动感情地说，“雷诺克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弟弟，我是他们女儿的监护人。孩子要接到这儿来。你得亲自去伦敦一趟，把她带回来。”

于是她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就出发了。

玛丽坐在车厢的一角，看上去相貌平平，心情烦躁。她既没有东西可读，也没有东西可看，那双戴着黑手套的瘦削的小手叠放在腿上。她的黑裙子衬得脸色比以往更黄了，柔软的浅色头发从黑色绸帽下散落出来。

“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别扭的小家伙。”梅德洛克太太暗暗地想着。（“别扭”是约克郡的方言，意思是任性、娇气。）她从没见过哪个孩子什么也不干，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她一直看着玛丽，最后终于看累了，便用严厉的语气快言快语地说起来。

“我想，对于你马上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些事情我最好告诉你。”她说，“你听说过你姑父吗？”

“没有。”玛丽说。

“从没听你父母谈起过吗？”



“没有。”玛丽说着，皱起了眉头。她之所以皱眉，是因为想起父母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任何具体的事情。他们显然没有告诉过她任何事情。

“噢，”梅德洛克太太咕哝了一声，一边打量着她古怪的、毫无表情的小脸。她停了好一会儿，才开始说了起来。

“我想，有些事情该告诉你，好让你有所准备。你要去的是一个怪地方。”

玛丽没有吭声，梅德洛克太太对她明显的漠不关心感到非常难堪，可她吸了口气，接着说了下去。

“倒不是说那是一幢很气派的大宅子，尽管有点儿冷清，克雷文先生对此倒是很自豪所以也就更冷清了。那幢宅子有六百年的历史，靠着旷野，里面差不多有一百个房间，不过大部分都关门闭户，锁起来了。还有许多画、精致的老式家具以及其他东西，在那儿有好些年了。宅子周围是一大片庭园，有许多花园和树木，有些树的枝丫都垂到了地上。”

她顿了顿，又吸了一口气，“不过别的就没什么了。”她突然收住了话头。

玛丽已经不由自主地听了起来。这一切似乎与印度大为不同，她对所有的新鲜事都感兴趣，可她不想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这是她不开心、不讨人喜欢的的原因之一。因此，她仍然坐着没动。

“嗯，”梅德洛克太太问道，“你觉得那地方怎么样？”

“不怎么样，”她回答道，“我对那种地方毫不了解。”

梅德洛克太太听了，短促地笑了一声。

“唉，”她说，“你就像个老太太。难道你不在乎吗？”

玛丽说：“我在不在乎无关紧要。”

“这一点你倒是说对了，”梅德洛克太太说，“的确无关紧要。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接到米瑟尔斯韦特庄园来，也许因为这